

漫话凤凰单丛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于广东省广州市观景点茗之时,茶艺师为其准备了两款广东特产的好茶——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很多爱茶人通过当天的新闻,关注到了这两款岭南名茶。英德红茶,相对名气大一点;凤凰单丛,对于北京的爱茶人来说就陌生了很多。新闻一出,身边不少朋友都问我:凤凰单丛到底算什么茶?红茶还是绿茶?其实都不是。这次名扬天下的凤凰单丛,是一款地道的乌龙茶,而且还是广东乌龙中的精品。

2017年,我与茶界前辈黄瑞光老先生、黄柏梓老先生,以及桂埔芳女士一起,合力撰写了《凤凰单丛》一书。也借着这样的契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机会深入了解研究了这款神秘的小众乌龙茶。正宗的单丛,产自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凤凰镇的凤凰山。因精品茶需要单独采摘、单独制作、单独包装、单独出售,所以得名凤凰单丛。据我多年的观察,凤凰单丛时至今日仍属冷门,并不易得。这款名茶,为何一直没火起来呢?我想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产量稀少。我第一次到广东凤凰茶区时,了解到凤凰全镇不大,截止到2004年,人口也还不到四万人。即使村村产茶,人人做茶,凤凰镇的产能也远没法和武夷山或是安溪县相比。

其二,常年外销。公元1861年,随着汕头埠正式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许多凤凰人乘坐“红头船”下南洋谋生。单丛茶,也与凤凰移民一起走出国门。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为止,凤凰人在金塔(今柬埔寨金边)开设茶铺20余间,在暹罗、越南也各有茶铺10余间。而自1954年至1975年间,每年运往柬埔寨、泰国等地的凤凰茶就有20万斤之多。凤凰单丛,常年扮演着出口换汇的角色,也导致了凤凰单丛少有人知。

历史上的单丛,不仅小众而且金贵。我在潮州时,曾见到过一份《1972-1980年凤凰茶收购价格表》。依据当时的分级习惯,最高等级的称“单丛”,稍差的称“浪菜”,最后一级称“水仙”,再往下分为特、一、二、三级,每一级又可分为一、二、三等。

其中“特级·一等·单丛”每斤的收购价,为人民币11.5元。而即使“三级·一等·水仙”的价格,也为人民币1.71元。我家中存有一件宜兴紫砂一厂的“高狮灯”紫砂壶,是我外祖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购买的,也才花费了人民币1.5元左右。也就是说,一斤品质不太好的单丛茶,价格也要高过一把紫砂壶。单丛茶之昂贵,可见一斑。

凤凰单丛到底什么滋味呢?要说单丛茶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一个字——香。作为北京人,起初我还真想象不到,有什么茶能“香”过茉莉花茶?可喝上凤凰单丛以后才发现,这种广东乌龙的芳香馥郁,真是别有一番境界。

凤凰单丛,香型种类极多。因此几代茶学工作者,都试图将纷繁复杂的单丛香型合并归类,以便于爱茶人掌握与理解。所以在2017年着手编写《凤凰单丛》一书时,我与几位老前辈一致决定采用民间约定俗成的十大香型,即黄枝香、桂花香、杏仁香、蜜兰香、夜来香、芝兰香、肉桂香、茉莉香、姜花香、玉兰香。

还可以将十大香型再次简化,变为兰花香型、花香型、花蜜香型三大类。其中香气浓郁持续,后调绵长者,则可归为花香型。近些年小有名气的“鸭屎香”,就属于花香型。

初尝凤凰单丛,都会被她的“香”所吸引。可细品之后,味蕾最终却又会被单丛之“鲜”牢牢拴住。何为“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鲜”是一种鱼的名

字,出自“貉国”。可惜时至今日,不管是这个国家还是这种鱼类,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清代王筠《说文释例》中,讲的就比较清楚了。其中讲:“鲜似会意字也,鱼羊为鲜,合南北所嗜而兼备之矣”。鱼、羊分别是南北方最为美味的食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极其美妙的味觉感受——鲜。

过去北京广和居,有一道菜叫“潘鱼”,据说是晚清潘祖荫所发明。具体做法,就是用吊好的羊汤去氽鱼片,味道别具一格。我没吃过“潘鱼”,倒是在江苏徐州吃过一道“鱼羊配”。做法类似,吃起来确实膏润芳鲜,尽善尽美。我还见过顶级吃货,用鲫鱼汤涮羊肉片,也取一个“鲜”字。以上吃法,估计都是受了《说文释例》的启发。拿文字学著作当菜谱看,这事儿也就是咱们中国人才干得出来。

众所周知,我也是个吃货。饮食之道,就讲究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鲜,不纳入五味当中。但他仿佛是游走于五味之外的“第六味”。哪种味道里面,又都少不了这个“鲜”。我常去福鼎,一半是为了制白茶,另一半是为了去吃当地的滩涂小海鲜。福鼎属闽东,背山靠海,当地人吃海味各个是行家。福鼎人烹饪上等高味,一定是清蒸而非北方的重口红烧。究其原因,就是要吃到海味本身的“鲜甜”之感。一掀笼屉盖,香闻十里,腴鲜腴人。福鼎是甜与鲜的结合,湖南菜则是辣与鲜的结合。淮扬菜上,爱用镇江香醋。扬州人对于香醋最高的评价,非酸非甘,而是说他“够鲜”。可见连“酸”也与“鲜”有着不解之缘。

鲜,于五味之外而存在。鲜,又是五味最好的补充。将“鲜”与“酸甜苦辣咸”中任何一味相加,都会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茶汤中有了鲜,本身的甘甜,变成了“鲜甜”。原有的果酸,也变成了“鲜爽”。就连微微刺激味蕾的苦,也变成了一种精气神几十足的“鲜苦”。单丛茶好喝,可能秘密就在“鲜”中。要想喝懂单丛,“鲜”字无疑是一把钥匙。

现在做菜提鲜,多用味精。以至于很多人脑海中的“鲜”,其实就是味精的味道。这是极糟糕的事情。抛开健康与否不谈,味精提出的“鲜”寡淡单薄,而且绝没有回味。而单丛茶喝过之后,齿颊留香,味蕾的兴奋感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感觉,正是天然的“鲜”味在起作用了。

为了保住这“鲜”味,单丛茶在制作上也要下很大功夫。众所周知,乌龙茶的精髓,在于焙火工艺。单丛茶,也绝不例外。为了保证底蕴与鲜爽共存,单丛烘焙要细分为初烘、摊凉、复烘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时间不同,温度也要调整。初烘火温宜高,复烘则火温一定要低。烘焙过程中及时翻拌,坚持薄焙,多次烘干。之所以弄得如此繁复,就是怕火力逼散了茶中的鲜味。单丛茶火工高明,不露痕迹。以至于单丛是焙火茶,倒也成了冷知识了。

行文至此,想起来一桩茶界趣事。当年《凤凰单丛》准备在台湾省出版时,当地书商在宣传上颇费心思。他们在台版《凤凰单丛》腰封上用大号字写道:“跟95%的茶叶达人说声抱歉,其实你并不了解乌龙茶”。

的确,和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比,凤凰单丛确实太小众了。然而一杯好的单丛茶,浓而不腻,嫩而不生,始终鲜美。啜一小口,琼浆玉液,鲜透齿颊。那样的感觉,又真是其他系列的乌龙所不能替代的。热衷乌龙的爱茶人,要是没喝过凤凰单丛,总是一种遗憾。这样想来,书商的宣传语虽然浮夸,但也算有几分道理吧?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杨多杰)

3号头骨“藏”着多少人类进化的秘密?



2022年12月3日,考古队员在提取头骨化石。新华社记者伍志尊 摄

“我们圆满完成了阶段性发掘任务,并荣获业界最高的认可,非常激动!”青年考古工作者陆成秋兴奋地说。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在北京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入选。该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为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遗址因为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1号、2号头骨(俗称“郧县人”)而闻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称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为“世界级的发现”。“在欧亚大陆发现完整的头骨非常罕见,在中国也很罕见,新发现的头骨比以前发现的‘郧县人’1号、2号头骨都完整,且没有变形。”陈星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于了解100万年前的东亚地区人类进化、直立人的进化模式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2021年起,为解决“郧县人”相关学术问题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该遗址获批发掘。回顾“郧县人”3号头骨出土的经过,主持本次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项目负责人陆成秋说,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令他毕生难忘。

一个是2022年5月18日,“郧县人”3号头骨在新一轮发掘中被发

现。“头骨化石近乎完美,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陆成秋说。

另一个是2022年12月3日,考古方舱内所有的工作人员屏息凝神,两名考古队员蹲在1平方米不到的区域内,手握电动风刻笔,像牙医一般一点点地把头骨化石周围的胶结物剔除……“郧县人”3号头骨终于破土而出。

之后,考古队员不断将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从堆积物和胶结致密的钙质结核体中剥离,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最终呈现在人们眼前。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指出,郧县人遗址及其出土材料仍然有一些不甚明晰的学术问题,包括确凿的年代、头骨的精确解剖学特点和内部结构、石制品的技术特点和功能属性,以及动物资源被人类利用的方式和程度等。这些问题将通过新的考古发掘、研究以及对已有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分析加以推进解决。

据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将头骨化石运抵北京,交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室内修复和合作研究,一系列谜团等待着被一一破解。

(记者:喻珮)
据新华社

上演35年 音乐剧《剧院魅影》落幕百老汇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上演35年后,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16日在美国纽约市美琪剧院的掌声中落幕,从此告别百老汇舞台。

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这部音乐剧的最后一根稻草。据美联社报道,疫情期间,百老汇所有剧院关闭了超过一年半。《剧院魅影》恢复演出后收入仍不理想,原因是国际游客数量恢复缓慢,而这部剧的观众以游客为主。

据美联社报道,16日晚的落幕表演是《剧院魅影》在百老汇的第13981场演出。美琪剧院里座无虚席。演出结束时,该剧创作者、英国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以及剧中女主角的首名饰演者、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等人登上舞台。大约1600名观众起身热烈鼓掌,向韦伯和演职人员致意。

韦伯将这最后一场演出献给上个月因病去世的儿子尼克。尼克长期与胃癌和肺炎抗争,去世时年仅43岁。韦伯说,尼克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听这部剧的音乐。

当晚饰演男配角拉乌尔的约翰·里德尔第一次看这出剧时,还是个4岁的小男孩。他说:“如今,30多年过去,我在百老汇参加落幕演出。”

《剧院魅影》1986年在英国伦敦首次与观众见面,1988年1月26日登上美国百老汇舞台,从此成为百老汇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

《剧院魅影》拥有庞大的演出团队和伴奏乐团,服装道具精美,运营成本高昂。据法新社17日报道,这部剧的运营成本每周高达95万美元。

《剧院魅影》原定2月告别百老汇舞台,但是消息传出后,观众激增,以至于告别日期被推迟到4月。

尽管《剧院魅影》的演出在百老汇画上句号,但制作人卡梅伦·麦金托什在落幕演出当天说,他从业55年见证过多部好剧回归,《剧院魅影》是否回归百老汇“只是时间问题”。

这出剧自问世以来,以17种语言在183座城市上演过,演出超过7万场,吸引观众超过1.45亿人次,仅在百老汇演出票房收入就超过13亿美元。

(欧飒)